

生活物语

小河缓缓

●麦秀芳

晨光乍露，远山如黛，河水潺湲，甚是好看。雾气在水面上徘徊，像是在等待着什么，迟迟不肯散去。岸边千万穗芦苇齐齐低首，酿成一片浓郁的绿雾。冷不丁的，几只白鹭从河对岸的树林飞出来，“咔嚓，咔嚓——”地划破凝滞的雾气，像一块绸缎被撕裂。太阳在云中碎碎步挪移，路过一堆云又一堆云，“犹抱琵琶半遮面”。淡青色的河水也不急于奔向远方，静静地流淌，不慌不忙。

母亲早已来到河岸的菜地上，“嘎吱——嘎吱——”摇动水泵。铁管的水有一阵没一阵敲打着铁皮小桶。

“为什么不用自来水？省时省力。”我问。
“那水太急，菜叶受不了。”母亲说。
我接过母亲的泵棒，一下一下地摇着。水，像水银柱般温顺地涌出。
母亲蹲在地里，小勺子舀水，拨开菜叶，一瓢一瓢地浇在菜根处。
“让我来，干脆利落。”我有点不耐烦。
“你呀，干什么都是急急如勒令，省出的时间又干什么去？”
我愣了一下，母亲的话让我陷入沉思。

的确，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然后把“抢来”的时间又用在何处呢？看来母亲是参透生活真谛的，她与父亲在城里待了近20年，早已厌倦城里的喧嚣与急迫，终究是“羁鸟恋旧林”，回归“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反观当下，我们置身于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每个人来到这世上，似乎就是为了赶时间。

我很怀想小时候在家乡的闲散日子。那时，多见树木少见人，“咕哒车”的声响要隔三差五才能听见，没有短视频的聒噪喧闹，没有信息洪流的纷扰，邻家的饭菜香能飘过三道墙。

记得在细雨绵绵的日子，左邻右里的女人聚在一起做糍粉。春米：胖墩墩的金姨叉着腰，有一沓没一沓踩着石碓，米粒在碓臼里漫不经心地旋转。煮粉糊：满头银发的六婆盯着灶膛，往里一小撮一小撮放草，把火苗拿捏得死死的——细、柔，但不会熄灭。搓团：红姨手握筷子，搅拌粉糊，那修长的手不着一力，像村中半日仙画符一样轻巧。粉糊成团了，再反复捶打、揉压、摔按，让米团的筋道潜滋暗长。开

粉（调米浆）：母亲一汤匙一汤匙加水，将粉糊调成丝滑的浆。蘸粉：三姨手持漏勺，在水面一尺来高处来回“绕圈”，粉浆如珍珠条自自然然滑入沸水中。上锅，过冷河，姜蓉一抹，葱花一撒，拌上花生米，大家便埋头“嗦溜，嗦溜——”地嗦起来，在地里积攒的疲惫也逃之夭夭了。入夜后，亮一盏姜黄色的灯，我和姐姐倒出竹箩筐里的布条，铺在椅子上挑拣，好让母亲缝制内衣。弟弟把香港伯父寄回的相册翻出来，看看这张，摸摸那张。玩腻了，索性拉开抽屉，翻出弹叉、石子之类乱七八糟的玩具倒腾。如此，一晚的时间算是溜走了。

现在想来，那时一顿蘸粉的功夫，从晨光熹微“耗”到红日西坠。如今的人做蘸粉，半个小时搞定，至于捶呀、揉呀、按呀等环节都被生吞活剥了。“截”出来的时间，塞爆手机。于是，屏幕榨干了我们的心神，掠走了人与人之间温情。尘封的记忆自然无暇去打开，一代一代往下绵延的生活智慧也踪迹渺渺。假如在某个晚上，即使你感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也难以找到一个耐心听你诉说的人。

“现在的人呀，整天挂挂什么抖音，什么直

播购物，万事求快……”我的思忆被母亲的絮絮叨叨打断了。

我无心回应她，却觊觎树上几个硬邦邦的青木瓜。

“我想摘些木瓜回去熏熟。”我说。
“急什么？平时吃催熟的水果还不够吗？”母亲的声音高起来。

也是的，如今超市的水果，多是靠催熟的，外表诱人，内里生涩。在这个“快速”的时代，我们企图绕过“瓜熟蒂落”的定则，剥夺事物本真的成熟过程，反倒是“欲速则不达”，所得只是徒有其表的空壳。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的——人不是时间少，而是浪费多，“慢下来”才能真正拥有时间。

是夜，满月孤悬，河面被泼得荧光闪闪。虫鸣四起，牛蛙“哞——呱——”的叫声打破八方宁静。我和母亲在河边漫步，走向一条寂寞的小桥。看明亮的月光，回忆旧事，聆听自然的节律……小河的腿被月色绊住了，停下奔波的脚步，驮着满河星辉，一步三回头地往远方淌去。

也许，快与慢，只是幻象罢了。

四季话语

一院清风
消烦暑

●汪恒

大暑了。热浪滚滚。我带着儿子去了乡下老家。

老家在水库边。穿过小树林里那条弯曲的小路，绕过屋侧面的枣树林，我和儿子来到老家的院门前。还没等我们推开院门，那只小黄狗已从门洞里钻出，跑过来，摇头摆尾，欢天喜地地在我们腿边钻来绕去。我抱着它的头，好好地给它一顿抚摸，它才停了下来。我们推开院门，便踏入一方天地。

曾为乡村教师的父亲，一直保持着对大地万物的热爱。院子里的花草，是他精心侍弄的。墙角的翠竹，身姿修长，微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夏日的秘密；几株芭蕉，宽大的叶片如绿扇般摇曳，为小院增添无限风情。地上的青草，是父亲让我购买的球场用草，嫩绿欲滴，宛如一块柔软的绿毯，儿子脱掉鞋子，跑上去感受那份清凉与柔软。

院边的小水池，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自在地游弋。时而跃出水面，溅起朵朵水花，给宁静的小院带来活泼的气息。水池边的鱼篓里，我看到黄鳝、泥鳅在里面吐着泡泡。母亲说：“那是你爸抓的，旁边的鱼篓里养的是龙虾。就等着你们来玩，做给你们吃。”池边，几株荷花，亭亭玉立，散发着淡淡清香；荷叶田田，如一把把撑开的绿伞，为水中的鱼儿遮挡着炽热的阳光。

跟着母亲，我们沿着青石铺就的小径漫步。路旁的石凳上摆放着几盆盛开的鲜花。花朵争奇斗艳，散发出阵阵芬芳。蜜蜂在花丛中忙忙碌碌，采集花粉，为这夏日的小院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几只蜻蜓、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趁我们不注意，7岁的儿子拿起网兜，奋力地在院子里捕蜂捉蝶，惹得母亲格外紧张：“别抓了，别抓了，万一被蜜蜂蜇到了，疼着呢！”

小院的角落里，有个丝瓜棚。棚外热气蒸腾，棚里凉风悠悠。院子里的丝瓜蔓，像位绝世武林高手，在空中翻动着如来神掌，翻飞的掌影变成了棚上绿油油的瓜叶，如一张密密实实的竹席，让太阳很难找到一点空隙。坐在棚下，轻风拂过，无比清凉。悬着的丝瓜像一只只编钟，随风而动，淡淡的花香逸入鼻中，胸中的浊气被洗涤干净，人变得神清气爽，飘飘欲仙了。

瓜棚下，父亲泡壶茶水，母亲穿针引线，我在看书，儿子捏着泥人，小黄狗吐着舌头……风儿从后门的小树林里吹来，穿过堂屋，来到院里，稍作停留，便穿过院门，奔向门前的大水库……我们感受着清风吹拂，听着屋顶鸟儿的欢唱，那是一种惬意的享受。我闭上眼睛，思绪随着清风飘向远方——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回归到这片宁静与祥和的净土。

天空湛蓝如宝石，洁白的云朵像棉花糖飘浮其中。阳光透过瓜棚的缝隙洒下，在地面形成一片片光斑，宛如金色的碎片，闪烁着光芒。清风拂面，时间变得缓慢而悠长。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小院中的灯光亮起，昏黄的灯光与月光交织在一起，如梦如幻。一家人围坐院里，品尝着清凉的西瓜，讲述着古老的故事，笑声在院中回荡。

一院清风消烦暑，闲庭信步自然凉。世界喧嚣，生活不易。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我们不妨去乡下吧，去乡下的院子里看一看，歇一歇，与清风相拥，让内心澄澈。

城市符号

饮茶

●山林

掐指一算，到广东谋生已20年。日子如白驹过隙，粤语依旧是天书般的存在，可衣食住行早浸了三分粤味。从前无辣不欢的舌尖，如今能品出清蒸鱼的鲜甜；灶台前少了爆炒的烟火，多了砂锅慢炖的温润；连饭前那碗汤，也从可有可无变成了每日的仪式——“饭前一碗汤，苗条更健康”的老话，竟也成了我餐桌上的信条。这诸多变迁里，最让我着迷的，当属饮茶的滋味。

广东人把饮茶过成了生活的刻度。酒店茶楼里，随时能见围炉品茗的身影。三五好友围坐，玻璃壶在酒精炉上咕嘟作响，沸水注入小茶壶的瞬间，蜷缩的茶叶便在水中舒展腰肢。碧螺春似雀舌初展，滇红如碎红飘雪，单是看茶汤渐染的色泽，已觉心尖泛起清润。菊花茶入口先涩后甘，喉间掠过一丝清凉，像掠过荷塘的晚风；红茶带着焦糖般的暖意，余韵在舌尖盘桓不去；茉莉花茶最是讨喜，茶汤未到，花香先缠上鼻尖，咽下去，感觉周身都带着茉莉花的甜香。

广东的茶时分得极细：早茶有晨光作伴，下午茶黏着慵懒的日影，晚茶则浸在阑珊灯火里。犹记初尝广东茶点的窘况，至今想起来仍要失笑。那年盛夏，“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时节，与摄友们在荷塘采风，结束时已临近晌午。有人提议去喝晌午茶，我自告奋勇去点单。望着菜单上玲珑剔透的虾饺烧卖，看点心分量不大，一下点了很多。结果茶过三巡，照片评完，点心却剩下好多。最后只能谁点的谁打包，我连吃两天才清空。后来才勒令，粤式饮茶讲究“一盅两件”，茶是主，点是辅，主次分得清明。

我先前是不怎么喜欢饮茶的，但在广东待久了，也渐渐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午饭过后，泡一壶茉莉，眯一会儿觉，醒来茶正好，不冷不热，正温着。捧一本书，翻几页，抿一口，人清醒了许多。周末闲下来，邀几个同事，泡一壶龙井，那香气在三五知己的谈天说地里弥漫。工作的时候，往杯子里丢撮茶叶，上完课，茶正好，一饮而尽，既解渴又舒心。

周末若起得晚了，懒得开火做饭时，摇几个好友去茶楼最是相宜。整个茶楼混着普洱的陈香与蛋挞的酥甜。茶过五巡，点心碟叠起老高，话匣子却刚打开。谁新换了工作，谁的孩子考上大学，谁家阳台的茉莉开得正好，都在袅袅茶香里慢慢铺陈。大家边喝边聊，轻松惬意。

董桥先生说“中年是下午茶”，照这样说，我不知不觉到了饮下午茶的时候了。看茶叶在沸水中翻卷，倒像看见自己这些年的浮沉。苦涩是生活的底色，回甘才是日子的真味，正如这杯中的茶，总要先经沸水烫过，才能释放出深藏的芬芳。原来这饮茶饮的从来不是茶，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从容，是把日子泡得有滋有味的智慧。



三门里：碉楼、古村与文化遗产的跨界奇缘

文艺谈

●徐柏英

碉楼，以巍峨之姿镌刻着华侨文化的史诗；江门古村，以静谧之志书写着乡土文明的密码。碉楼与古村在三门里的土地上相遇，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化遗产的“跨界”对话。

在潭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上，三门里以明隆庆二年（1568年）的建村印记，成为开平现存最古老的村落之一。这座由驮伏关氏十六世祖芦庵分村而建的古村，至今已有450多年历史。村内，青石板巷道蜿蜒如时光脉络，梅兰竹菊的门楣砖画仍在诉说农耕文明的雅致，斜探的三角梅与苔痕斑驳的青石板，共同勾勒出“聚族而居”的侨乡活态图景。

村落地势平坦，村前池塘、村后缓丘，整体布局暗合《周易》“负阴抱阳”的风水理念；村巷走向与周边山势形成完美夹角，冬季北风被碉楼群分解成微弱气流，夏季东南风则顺畅贯入每户窗棂。这种将《黄帝宅经》“藏风聚气”理论与流体力学结合的规划，让三门里在无空调时代创造了冬暖夏凉的微气候，是传统营造哲学生活需求、生态保护与美学追求融为一体的鲜活注脚。

村口与村后的两棵大榕树，分别供奉土地神、山神，成为乡人“朝圣地”。晨参暮省的香火里，“二神位”布局恰似《周礼》“左祖右社”的空间叙事，调和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妙的是，古榕树位于学童往返私塾的必经之路，其根系与《永乐大典》“文脉树”栽培法吻合——地理风水与教育心理学在此熔铸成具象的教化空间。

碉楼是清末民初侨乡民众的自保产物。

这些高达四至七层的混凝土建筑，以铁门、枪眼、瞭望台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却在建筑细节中藏着“骨中魂”的巧思：罗马拱券与广式灰塑共舞，巴洛克山花与岭南砖雕同辉。美国学者詹姆斯·弗拉纳根曾评价：“中国侨乡的碉楼群，是用建筑砖石写就的跨国民族志。”据统计，江门地区现存1833座碉楼：浮月村碉楼嵌着南洋瓷砖绘制的《二十四孝图》，歇马村“功名碑林”嫁接科举与侨汇文化，每座都是华侨家族的“故土记忆”。

三门里村中心的迎龙楼，更以“开平最古老碉楼”的身份诉说着岁月故事。迎龙楼，古称迎龙楼，明朝嘉靖年间，关氏十七世相关圣夫妇为抵御匪患、水患而建。其楼坐西北朝东南，占地面积152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56平方米，高11.4米，建筑结构独特。第一和第二层建于明朝，用红泥砖砌筑，民国时用青砖加建了第三层，新旧材料交织出时空交错感。四角塔楼的射击孔、硬山顶的流畅线条、窗棂的菱花雕刻，既见证“乡民据楼以守，箭矢如雨，终不能破”的防御智慧，也暗合《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营造法则。晨曦穿过窗格，在青砖地面投下细密的光网，时光的经纬在此悄然编织，将宗族的血脉与土地的呼吸缝合成不朽的图腾。

碉楼的威严与古村的静谧在三门里相遇，传统文化在与当代语境的对话中焕发新生：抖音笑声与祠堂铜铃交织，弹痕碉楼与VR临摹《朱子家训》并存。这里的文化传承，从“保护即封存”转向“活态对话”。

龙胜小学的课堂上，历史老师用绘本讲述碉楼砖缝里的数学秘密；五邑大学学生用

无人机、录音笔、AI生成村史数字资源；90后设计师3D打印内置NFC芯片的碉楼模型，手机轻触即可观看AR复原的墟市盛景。更有“云祭祖”实验：马来西亚华侨通过VR设备在虚拟宗祠敬香，全息香火与实体线香共鸣，宗族文化被编译为现代文明代码。本地美食也成为空间叙事的载体：“碉楼纹”钵仔糕模具复刻迎龙楼窗棂，“榕树纹”模具叶脉暗合村落水系；碉楼防御技艺被转化为社区安防算法……这些创新证明：当文明找到与时代对话的语法，古村落便不再是博物馆的标本，而是在场的鲜活的生命体。

三门里的实践表明，碉楼与古村的共生关系才是价值核心：碉楼需要古村提供文化语境，古村仰仗碉楼增强历史纵深感。只有当物质遗产、非物质实践、自然环境和社区生活形成有机系统，文化遗产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自力村村民成立“碉楼守护者协会”，通过民宿、导览实现价值转化；三门里开设“乡愁银行”，用传统技艺兑换社区福利；赤坎古镇保留骑楼、小火车，引入非遗表演……这些举措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传承主体”——文化的自觉，比任何技术保护都更有意义。

站在新世纪回望，三门里的碉楼与古村已完成从历史见证者变为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转换，正如加拿大华裔建筑师王澍所言：“（三门里村）每块砖都在讲述跨文化的故事。”在全球化与在地化交织的今天，这场始于岭南烟雨的跨界奇缘，正为人类文明共存提供东方智慧的范本。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道巷、每一缕香火，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接力，既连接着过去的记忆，更孕育着未来的可能。

诗歌

夏日恋情

●聂桢

蝉鸣在枝头摇晃
你带着汽水味的笑走过来
阳光穿透树叶的缝隙
在我们相触的指尖 跳跃成光斑

晚风卷起你的裙摆
沙滩上的脚印歪歪扭扭
潮水漫过我们画的心形
却冲不淡并肩时 心跳的节奏

夜市霓虹眨着眼睛
烤串香气缠绕着私语
当月亮爬上最高的楼
我们的影子 叠成永不褪色的剪影

《奔流不息》
乐哥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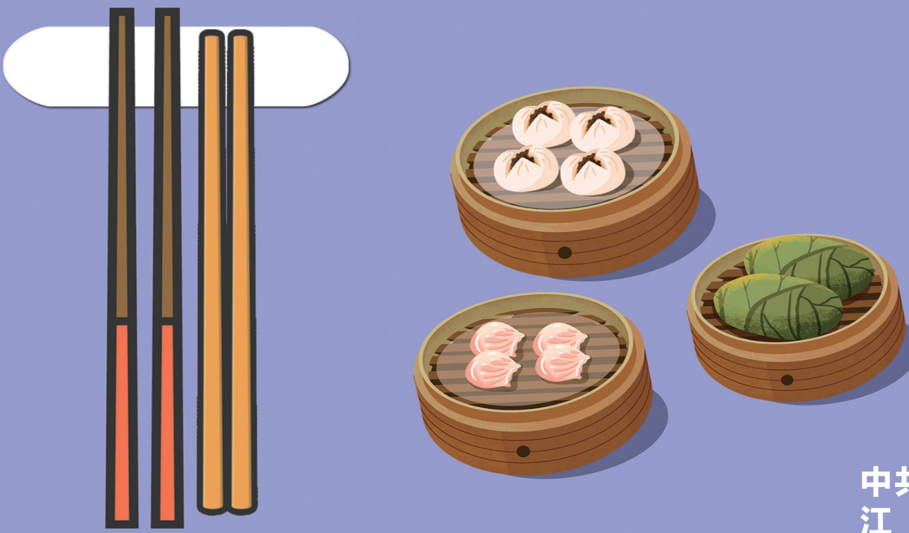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

A WORRY-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ENJOY FINE FOODS

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

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



中共江门市委
江 门 市 文 明 办